文房肆考圖說

文房肆攷圖說

目錄　　　　練水唐秉鈞衡銓氏纂

卷之四

古銅器攷

琴有五不彈　　琴價

調理琴病

文房肆攷圖說

鎮江周　禮守菴

本庠陳竹塘老師臺

嘉應曾錫珩楚珍

世伯曹鴻書老先生鑒定

青浦汪　鯤義仲仝叅

紫衣　淨堅慧遠

黃冠胡澹雲青巖

家先生桐園公閱

練水唐秉鈞衡銓　纂

姪　國瀏民法挍

第四卷

古銅器攷

古器名畧

古器之名頗多。其曰鐘。樂器。炎帝曾孫鼓延始為鐘。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鐘。周制類有三。大為特。中為鎛。小為編。

曰鼎。烹食器。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天子之鼎飾黃金。諸侯飾金。容一斗。大夫羊鼎飾銅。容五斗。士豕鼎。飾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

曰彝曰尊。乃盛酒之器。尊直如截筒。底有圓圍足。類

六。犧、象、著、壺、太、山、於尊腹之上。畫其形也。彝類六。雞鳥、黃、虎、蜼、斝。皆所以待祭祀賓客者也。

曰罍乃尊之大者。形似壺。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黃金飾。士梓飾。罍尊卑飾異。皆作雲雷象。以其名罍。故取於雲雷也。

舟。形類洗而有耳。尊下臺也。若今之承盤。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

瓶。無足。似鐘而頸長。

爵。下三足。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貪飲也。

斝。玉爵也。畫禾稼。兩耳三足。戒喧。故字從二口。以上
二器。皆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
斗有柄。大者長三尺。蓋從大器挹之於尊者。亦酒器。
故大雅云酌以大斗也。
卮。小觶。一名觛。象人。卩在其下。所以節飲。
觴酒卮總名。凡諸觴形皆同。而升數則異。一升曰爵。
取其能飛不溺於酒。亦取其鳴節以戒荒淫。二升曰
觚。觚者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者適也。飲當自
適之意。四升曰角。類彝無柄。禮云卑者舉角也。五升

曰散禮云賤者獻以散無飾漆尊也又壺曰觶實曰觴也

桮亦飲器敦粢類盛黍稷食器與瑚璉簠簋連方簠形圓器外方内圓簋類敦而矮並有四足有木有陶祭天地及外神尚質故用之

豆食肉之器夏后氏楬豆渴音[illegible][illegible]其異物之飾也商玉豆周獻豆獻音娑豆飾[illegible]

甗上若甑可以炊[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若鬲可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圓或四足而方考工爲陶器商周二

漢。皆銅爲之。有垂花雷紋。盤雲偃耳。饕餮純素之不同。

錠。鐙也。用類甗鬲熟物器。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上環以通氣之管。中置以烝飪之具。下致以水火之齊。自三代至秦器無斤兩之識。王氏銅虹燭錠。有銘一十八字。題其斤重字畫與漢五鳳鑪款式相類。實漢物也。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

鬲。鼎屬。足中空不實。又相去疎濶者也。

鍑。似釜而口歛。口上戴鬲以熟物。獸耳兩目連環。周

鍑容五斗八升。口徑六寸六分。漢鍑容一斗四升八合。口徑五寸。說文訓釜大口者。殆未攷鍑之形制耶。

盉。户戈切。音禾。取調和五味之義。似鬲而有蓋。有觜。有執攀。調五味之器也。商有阜父丁盉。執戈父癸盉。周有單從盉。嘉仲盉。龍首盉。雲雷盉。三螭盉。蛟螭禾麟盉。螭虬盉。粟紋盉。細紋熊足盉。漢有鳳盉。螭首虬紋盉。凡一十四器。其款式或謂之彝。或謂之尊。或謂之卣。其取調和五味之義則一也。

壺。夏商曰尊彝。周制用壺。曰方。曰圓。曰扁。曰温。卿大

夫用方直方為義也。士旅食用圓順命為宜也。

盦、覆蓋也。以洗樣而腰大。有足有提攀。周有交虬盦。蓋[illegible]之盃也。

甗、[illegible]瓦也。銅甗以盛醯醢醬醬類壺而矮。周制、魚甗。肩腹間飾以魚形、方斜甗。肩作雷形、類古文申字。環腹飾象雷文、如盤縈發微起乳形、中作黄目狀。又蟠虬甗。二饕餮甗四。

鋪、豆類。有鋪陳薦獻之義。周劉公鋪、高五寸五分。深一寸六分。徑七寸六分。其銘曰、劉公作杜嬬尊鋪

永寳用。名雖為銅。其器則豆也。
甖、類缶。瓶也。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瓦木皆有之。
鑑、如甀大口以盛冰。大盆也。上方如斗。有疏稜。鏤底如風窓。下承以大盤。置食於上。設冰於盤。使寒氣通徹。以禦暑氣。故周禮天官。春始治鑑也。所以祭祀共冰鑑。又奩鑑。鏡也。人舉其貌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以鑑無心故也。考古今成敗為法戒者。皆曰鑑。故唐張九齡於玄宗千秋節。述前代興廢之原。為千秋金鑑。宗司馬光編年史。名資治通鑑。取鑑能照物之義

也。

匜、戈支切音移。沃盥之器。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盤。盛物器。瓦木銅錫皆可爲之。如湯沐浴之盤有銘。呂氏春秋云、功名著于盤盂是也。

洗。承水器。用以滌去舊汚。俾之鮮潔。如易繫云、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也。

盆。即盎。盛水盛酒之器。考工陶人爲盆。秦人鼓之以節歌。漢後間用銅錫盆。東坡詩云、白髮蒼顏自照盆也。

鏇形似鐎無足之小盆鐺則有三足用以溫酒其有柄有流則曰銚矣

杅盛湯漿之器圓者為槃方者為杅荀子曰槃圓而水圓杅方而水方也

磬形似犁錧樂器也以玉石為之石磬在堂下玉磬在堂上黃帝使伶倫造磬少昊制浮磬明堂位叔之離磬離磬者編離之磬編之則雅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又大磬曰毊在東方曰笙磬義取生也西方曰頌義取功也

錞。地官封人。以金錞和鼓。形圜如碓頭。似鍾有甞上大下小。又曰錞于。其聲極振。樂作鳴之。取以和鼓。山海經云是錞于西海。北海有錞于縣。皆因山川之形似圜碓為名。

鐸。大鈴也。奮以宣教令。

鉦。類鍾而矮。柄中上下通。以之靜鼓。

鐃。小鉦也。似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奏樂止鼓。又軍中所用。其形上圜下方。下作疏檽。中含銅丸。謂之古鼓。動有聲。

戚鏚戚斧也鉞鉞斧之大者也杓尾平底皆謂之鐓

此外如節鉞戈矛盾楯樸表坐旂鈴刀筆杖頭以及宮廟乘輿闌楯閣飾之蹲龍兒戲之鳩車提梁鳧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倫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

古銅色辨

古器所謂色者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

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新古自可見也。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黴黄而潤澤。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式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

土古水古傳世古之辨

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其或有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如瓜皮。而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

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年雖久。止能秀三分之一。銅性未盡。其體尚重。亦止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銅器。則未曾入土水。惟流傳世間者。其色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至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煑之。良久。斑之結秀愈見。為最貴。僞者色俱在外。易辨也。已上三種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者。尚帶土

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則銅腥觸鼻矣。

辨色薰審式樣

有如臘茶色者。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中年少。雖秀不能入骨。亦不瑩潤。此皆次之。嘗考漢印。漢錢文。至今一千五六百年。雖有青綠而罕有瑩潤。亦無硃砂斑凸起者。今所見古銅器。有青綠剝蝕。徹骨瑩潤如玉。及有硃砂斑凸起者。非三代時物。蓋古無此器也。辨古當以色澤。更以時代式樣製作參之。

鑑古先審款識

款識者。有款紋識紋之不同。所謂篆以紀功。銘書鐘鼎也。款字陰紋。三代用陰。謂之偃蹇字。是凹入者。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唐用楷隸。又款有作花紋以為飾者。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起。間有凹者。用刀如鐫碑刻成之。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古器款居內而凹。識居外而凸。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

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之鑄器。以蠟為模。花欵必細如髮。匀整分曉。識文之筆畫。宛如仰尾。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葢鑄選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器。其欵識稍或模糊。不匀淨。其模範不端正者。必是野鑄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鑑古不專欵識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

識他器則有無識若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三代古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而夏器獨不然嘗見夏器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者成凹也今以相嵌謂為商嵌殆見未廣而考未確耳。詩詠文德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則知三代同然。

唐代以後局器

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體輕薄。花紋細而可愛。然已非古器矣。亦有微青綠色。及硃砂斑者。皆不能徹骨瑩潤。

新銅器

新銅器。唐宋元所鑄物也。唐天寶間。至南唐及宋。於句容縣鑄。宋又於台州鑄。多是小雷紋花兒。元代杭州姜娘子。平江路王吉。鑄銅器皆有名。花紋。却俱麄。然姜鑄勝於王吉。

偽古銅色

偽做色者。其法先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也。塗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用釅醋調錋砂末。用筆蘸勻上新銅器上。候如蠟茶色。面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蠟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入水浸後。然後用穠稻草燒烟薰之。不拘蠟茶色漆色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棕刷刷之。偽硃砂斑。以漆調硃砂末為之。然俱在外。不能入骨。最易辨也。其銅腥為水銀所匱。並

不發露不可不知為其所欺要之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無香爐

博山爐乃漢太子宮中所用爐也香爐之製始於此上古無香爐者以古焚蕭艾尚氣臭而已故無香爐今所用者皆古祭器鬯彝之屬非香爐也多有象古新鑄者當以體質顏色辨之

古今玉玟

玉玟說

記曰。君子比德於玉。以玉德似仁義禮智忠信故也。巢氏胎教云。欲子美德。則佩以玉。詩云。乃生男子。載弄之璋。玉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蓋欲其溫潤縝密之類。式如。周旋進退之類。合節。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焉若是則我儕既不可以廢玉。寧可不識瑕瑜。不分玉石乎。故文房肆攷。兼及考玉。

玉分五色

西域于闐國。有五色玉。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出。凡看玉器。白色為上。黃色碧色亦貴。

若更碾琢奇巧。而仍敦厚渾朴者尤佳。有瑕玷敲動
夾石。及其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
白玉色如酥者最貴。若如飯湯。謂之冷色。或有雪花。
及油色者。皆次之。有紅如血者。謂之血侵。又謂之屍
古。最佳。嘗見菜玉連環上。儼然有黃土一重。並洗不
去。此土古也。青玉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俱價低。
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色。有非青非綠。如菜葉者。
謂之菜玉。玉之最低者也
黃玉如新剝熟栗色者為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次

矣。

碧玉、其色深青如藍靛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

黑玉、其色黑如漆、名之墨玉。價不甚貴。西蜀有之。

赤玉、名璊。其色紅如鷄冠者最難得。人間罕有。

緑玉、深緑如染成官緑色。或如松青緑者爲佳。色淡如蘭花緑者次之。其中有飯糝者最佳。

古玉器

玄圭者、夏王禹治水平定。用玄圭爲贄獻於虞舜。以

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者、昭覲君之禮。玄者、象治水之色。

瑱充耳也。其形如牌。二寸許、廣七八分。以紞懸當耳。天子以玉瑱。諸侯以石。紞用采線織之。

玉爵、酒器也。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斝亦玉爵也。夏曰琖。殷曰斝。周曰爵。斝有兩耳禾稼。博古圖曰琖從戔。故三足象戔。斝戒喧。故二口作喧。

瑚璉、殷宗廟玉器。

玉瓚、圭瓚也。一曰祼器。瓚、進也。以進於神也。以圭為

柄圭以玉爲之。天子圭柄長尺有二。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以玄玉飾之。則曰玄瓚。璋瓚半圭爲柄。璋瓚玉瓚。其勺皆金首。象龍。流從口出。

周禮六器玉

以蒼璧禮天。璧形正圓。蒼象天之色也。故郊祀天。用蒼璧。蒼類玄而不稱玄者。避北方色也。朝廷尊祖配天。亦用蒼璧。

以黃琮禮地。琮形八方。似車釭。黃象地也。故祀地用

黃琮。

以青圭禮東方。圭形銳首。青象東也。

以赤璋禮南方。璋形半珪。赤象南。似萬物榮盛也。

以白琥禮西方。琥形象虎。虎猛象秋聲。白象西也。

以玄璜禮北方。璜形半璧。玄象北。萬類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也。

冒玉又名冒圭。方四寸。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而使世守以爲寶。來朝。天子執冒以見。用冒諸侯之圭。必輯合以齊瑞信。故天子冒玉。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

倭國者爲第一。無纖毫瑕玷孶痕者佳。又假水晶。亦用藥燒成有氣眼色暗青。不能潔白明瑩謂之硝子。玻瓈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者全似水晶器皿背。多碾兩點花兒。是真。其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如琉璃。

玉器論像

鑑玉先論玉之材質。又審工之奇巧。方可定以等級如盆尊佛像大器。始爲貴重。飛禽走獸次之。若水族之物最賤矣。漢唐最重玉器。每以玉琢器物殉葬。今或出世。入土過者。皆謂之屍古。必有血斑。因名血玉。

為最貴也。

石之似玉次玉

石似玉者。曰珷、曰玞、曰琟、曰璒、曰琥、曰瓀、曰瓔、曰瑕、之類。幾欵十種。其石之次玉。名珹、名珗、名珸、曰琘、名堅、名璣、名璕、之類。又不下十種。如江南句容之茆山石。白而有光。有水石。冷白色。或有水路。或有飯糝色好者與真玉相似。堅不可以刀刮。山東萊州所產。有碧有白。白者勝於碧。碧玉名瓐。佳者光潤。低者白帶糙黃。碧帶淡黯。冷色而鬆也。玉小赤者名瑕。玉有病

曰璘。玉有破損曰璺。凡器破而未離者皆謂之璺。猶

窯器之損者謂之茅也。

金之似玉

金之美者。亦有與玉同色。名曰璗。

靈巖山寶石

江南六合縣之靈岩山產石子。逢驟雨傾注冲出。隨飛泉流入澗中。山麓鄉民。慣於雨後尋拾。照日亮者。入囊以售邑之巨室。石子廊多璞。山人亦莫辨其高下。及令玉人碾之。美惡等級不齊。大約白色纏絲及

或如織羅紋者居多。少土或紅或白。質中有青綠松花朵及署似人物鳥獸者。其似大癡雲林等名家山水。或酷肖物形生動。則貴重。總以大紅者為上乘。其材之堅潤勝玉。光燿勝珠。明透勝水晶。絢采勝瑪瑙。一物而具數美。真寶石也。但大者罕有。夏位、六夏青選昆玉、雄州名家也。嘗延家嚴盤桓。據云伊家曾得數寸大紅石子。秋山畫景。置庭階水盆內。日光曜之。紅光滿廳。若映於粉壁。如懸一幅名畫。制憲閈借。欲與交易。不允。歿後念父生前所愛。因殉葬焉。其常有

者。祇可供念珠。鈕豆。手戒。釧鐲。爐壺。相嵌。及一顆圓五顆勝子式者。彙聚一盆。水浸案頭。以為清玩而已。青選先生之嗣君。今秉鐸維揚。諱賔。號禹門。

古今琴攷

琴製

粤攷琴之為德。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古之明王君子。故咸親近焉。其製材採嶧陽之桐。弦取檿桑之絲。徽用麗水之金。軫尚昆山之玉。著於詩書。及於子史。諸不勝舉。上古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

琴為樂統足以和人意氣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感發善念故君子常御不離於身焉無故斯須不撤桐屬陽為琴面梓屬陰為琴底取其陰陽相配以召和也面圓象天底方象地廣六寸象六合也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周天度也徽十有三以應律呂象十二月餘中徽之一以象閏也弦有三節聲自尾至中徽為濁聲自中徽至第四徽為中聲上至第一徽為清聲始黃鐘而終應鐘也文上曰池池者水也言其平下曰濱濱者服也前廣後狹

象尊卑也。龍池八寸。象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氣。腰腹四寸。法四時也。舜作五弦。以象五行。而應五音也。第一弦為宮。中央土。次弦為商。西方金。次為角。北方水。次為羽。東方木。次為徵。南方火。以遞相生。合四序也。弦大為君。弦小為臣。以合君臣之義。文王加一弦為少宮。武王加一弦為少商。象七星也

陰陽有清濁之分

桐陽梓陰之說。前已言之。即就桐論。面日者為陽。背日者為陰。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必浮。陰必沉。

反覆不易。陽材造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以天之陰。濟琴之陽而和也。陰材造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以天之陽。濟琴之陰而和也。剛柔之不可偏。徵諸琴而悟性情之宜正矣。桐是枯桐木。取其最輕。又近寺觀。旦暮聞鐘鼓聲者佳。

純陽之琴

底面俱用桐木。謂之純陽琴。近世為之。取其暮夜晴雨。彈之聲不沉耳。然其聲不實。必不能達遠。古無此製也。

古今琴式

琴惟孔子列子二樣。最合古製。而今無改。神農伏羲之始肇。炎帝虞舜之五絃。更不必說矣。唐時有雷又張越二家。以製琴得名。其龍池鳳沼間有舷餘處悉窪。令聞聲而不散。宋時置官局製琴。所製長短大小。俱有定式。因名官琴。不如式者。乃是野斵。近有雲和樣者。其樣不一。皆非古製。

表琴名義

琴之為器。有龍池者。以龍潛於此。其出則興雲雨以

澤物而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者。以南方之禽。其浴則歸潔其身。而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者。亦曰軫極。以其急於發令。切須以成禮也。池側有凫掌二。所以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所以接喉舌而中令者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木。表其足色本黃也。臨嶽若山嶽峻極。用棗木。表其赤心也。人肩者。顧於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者。左右翼之有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者。聲所出也。龍齦者。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弦而其鬚。又所以飾之也。鳳額所以制

嗉而其隱又所以承之也總而言之。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朞之日也。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脊之任也。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古來斲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而響亮。唐明皇反蜀。詔雷儼待詔。襄陽馮昭亦善工斲。嘗之不售。節使盧公鈞聞之見重。受一張。仍贈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屨滿矣。

琴色及斷紋

古琴。歷年既久。漆光退盡。色如烏木。琴不數百年。其紋不斷。歷五百歲後。始能現紋。龜紋為上。梅花亦好。蛇腹紋次之。羊毛紋又次之。梅花斷者。其紋如梅花。蛇腹斷者。其紋橫截琴面。相去寸許。內外不等。羊毛斷。如髮之千百條也。或有背面皆斷者。若琴雖古而無斷紋。則聲不精實。音不脆透。大約明代物耳。有紋者。聲韻清遠。幽雅不同凡響矣。

百衲琴

琴名百衲。乃削桐木條用漆膠成似衣之百衲而成也面濶一寸許。傳稱列子樣式斷紋尤多彈之聲如常琴亦無節病。

僞斷紋

琴上僞作斷紋以欺人者。將琴於冬日中曬。或以猛火烘琴極熱。遂以雪罨激烈之。紋雖現而漆色猶新。可辨也。或造琴之時。入鷄子白於灰中漆之。後以甑蒸。懸於爆處。自有斷紋。此皆僞者。故每遇斷紋。驗其漆色。審其音聲。以辨真贋。其金徽玉軫。乃是外之粧

飾不足為憑也真古斷紋而有他病者亦不為奇矣

古琴之名

焦尾漢吳人有燒桐爨者蔡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請以製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故稱曰焦尾琴黃帝之琴曰清角楚莊之琴曰繞梁司馬相如之琴曰綠綺趙飛燕之琴曰鳳皇古來琴名亦多今已無傳茲不備贅

琴檯

琴卓須用維摩様高二尺八寸濶一尺餘可容三琴

長五尺。約過琴一尺許。卓面以瑪瑙石、南陽石、汞石、為最佳。郭公磚亦好。此等石磚駕琴撫之。則有清聲。泠泠可愛。如用木卓。必須堅厚一寸許。再加灰漆黑。光方可。

郭公磚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紋。相傳云出於河南鄭州於泥水中年久者。去火烈燥氣。始佳。今各處窰工依樣僞造。要細辨之

琴曲

琴之樂曲。有暢有操有吟有引有弄有調。和樂而作

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如堯之神人暢是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窮迫之際。猶不失其操。如文王拘羑里。而作拘幽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龜山、猗蘭、等操之類是也。引者、引說其事。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物引之類是也。吟者、吟詠其事。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是也。弄則習弄之謂。若廣陵弄是也。調則調理之謂。若子晉調之類是也。

鼓琴

凡鼓琴。蓋以寓意調性適時之意。古之善鳴琴者。有

匏巴、師父、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等。自唐虞以迄晉宋。著名者八十餘人。學者須知十善、五能、十疵、五繆、七大病、五小病。然後擇其善而去其失。即抄矣。若夫天性聰明。聲出於心而應之於手。音律奇異。更可不同凡響矣。

十善五能

十善者。淡欲合古。取欲中矩。輕欲不浮。重欲不麤。拘欲有權。逸欲自然。力欲不覺。縱欲自若。緩欲不急欲不亂。五能者。坐欲安。視欲專。意欲閑。神欲鮮。指欲

堅。

十疵五繆

十疵者、太淡而拙。多取而雜。其輕如摸。其重如攫。其拘如怯。其逸如蹶。用力而艱。縱指而闌。其緩若昏。其急若奔。五繆者、頭足摇動。妄肆瞻視。錯亂中輟。精神散慢。下指疎雜。

大病小病

大病有七。坐無規矩。頭足動摇。一也。開口努目。以騁志氣。或覷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速。喘息氣

粗。進退無度。形神散漫。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如羞慚然。四也。有攻之歲久。取聲雜亂。不盡五音。雖能取聲。不解用指。手勢煩雜。按指不當。五也。調絃不切。聲韻不律。動失正意。聽無真聲。六也。彈琴之時。吟猱過度。節奏失宜。音韻繁雜。自、以爲能。有失古意。七也。

小病有五。彈琴之時。身則欲偏。手勢繁亂。打弦用指。輕重不均。一也。若左右總用甲。其聲焦枯。雖有悲思。一無音韻。聲不均平。二也。左右手用肉多。其聲濁鈍。音韻不清。取聲繁重。散其清爽。三也。左右手甲多肉

少。音韻不均。取聲輕重重疊。句度悤㷔。不較音韻四也。取聲遲緩。音律不續。句度不成。調弄無味。五也。

鼓琴手法有象

鼓琴手勢所象。本於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天。左中指象日。左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青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揄指如之。鸞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汎指是也。儒父吟。末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仙人唉。下

璞是也。然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是猶雙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弦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揚。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清側殊途。一勾之中。莫不有陰陽派潤。至如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壟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若此之類非一。可謂妙矣。

鳴琴要畧

鳴琴之法。總以閑暇簡靜為本。句度節奏。不可太過。

取聲倫比。不欲隔越。用指甲肉相兼。則其聲清美。右手用絃。不得太高。亦不得絕音而拋琴曲。亦不得按着別絃。兩手必欲相附。如雙鸞對舞。兩鳳同翔。使徽不可誤按。彈絃不可錯鳴。弄吟不可不盡。起伏不可無法。跌疊不可不曉。句讀不可無節。置琴於前。身須卓然。先定神氣。兩手視之。若無琴然。取予作用。須作精神。心志絕慮。情意專注。不得用力努張精神。不得令筋骨寬緩。肩甲手臂。悉欲調暢。按絃用力。勿令人知。輕重急慢。不得斷續。用指手勢。悉依法度。取予疾

徐。皆須得體。目視左手。耳聽其聲。目不別視。耳不別聽。心不別思。志不雜注。無問有人無人。必須尊嚴。如對長者。一則聲韻雅正。二則感動幽明。苟亂作大勞。精神疾遽。不若置琴默坐。古人云。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是也。

琴聲

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聲。爲七經聲。又爲正聲。黃鍾至大呂。以及閏徽。十三聲爲緯聲。又爲副聲。風。雅。陰陽。武成。吟詠。談話。始息。長樂。胡笳。止

息。五音。五調。慼臑抑揚。調絃擬掠。長彈掉搦。度弦摘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蠲扶輪指。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共二十四聲。爲從聲也。正副相應。一絃合十三種。升降同爲九十一聲。琴含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如此。其變亦已盡矣。至於取聲之法。又有本。有汎。有散。有末。有剔。有擽。有摩。有綽。有璅。有擬。有倫。以總之。誠去四清二變以諧音律。則琴音調而天下治矣。

本。本聲也。左指按絃。因指打聲振動。左指令着面。右

指擊絃隱隱如雷是也。汎汎聲也。左微按絃。右手擊弦。泠泠然輕清。是汎聲也。左指不按不擊。絃鏘鏘然如鐘鐸。是散聲也。左指按絃。右指打聲。抑蹙向前後。令聲下惆悵。是散聲也。右指向下末二三絃。左指不着。是末聲也。右指向上剔一絃。是剔聲也。右食指第一橫紋向上蹙櫟二三弦。畢舉其食指。合勢望天。是櫟聲也。右指向上擘二絃為擘聲。右指向下反剔一絃為綽聲。右指搯食指第二橫紋上。向下擊下絃。從寬至急可十餘聲。爲瑮聲。右兩指各按一絃。齊聲打。

爲擬聲右兩指倫次共一絃爲倫聲

琴有五不彈

撫琴之品前鼓琴等章已言之矣又有所謂五不彈疾風甚雨不彈廛市不彈對俗子不彈不坐不彈不衣冠不彈此五不者所以尊聖道而盡琴之理也

琴價

琴之爲物邇來彈者少而識者希物不逢時價值不貴大約以百兩爲率無紋者二三兩至幾錢而已

調理琴病

古琴冷而無音者。用布囊熱砂罨之。候冷則易數次。

而又作長甑。候有風日。以甑蒸琴。令汗溜取出吹乾。

其聲仍舊。琴弦久而不鳴者。棚定一處。以桑葉捋之。

鳴亮如初。大凡蓄琴。不論寒暑。不可放置風露日色

之中。須以薄綿囊裹好。於陰煖處懸置。琴無新舊。常

宜置之床上。以得人氣。早閑人起。煖被中蓋之。尤佳。

文房肆攷卷四　終

文房肆攷圖說

目錄

練水唐秉鈞衡銓氏纂

卷之五

文房肆攷圖說

休寧汪　鐸振斯

父執蔡西齋老先生鑒定　華亭俞秉忠允執仝叅

陸卽仙老先生　徐慰祖恪亭

表兄康　澧欽和

家先生桐園公閲　練水唐秉鈞衡銓纂

姪　國永晗峰校

第五卷

文書攷

文遡元始

上古結繩而治。淵樸成風。未有所謂文字也。自聖王代興。文運天開。龍馬出河。庖羲氏則其文以畫先天八卦。文象以彰。黃帝之史蒼頡。見鳥之迹。制造文字。禹王治水功成。神龜出洛。箕子因其文而陳洪範。周文因之而畫後天八卦。從此之後。文明日盛矣。

文字書契之義

文者、蒼頡觀鳥獸蹏迒之迹。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

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庶也紀庶物也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靡有同焉契者約也上古結繩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合也兩書一契同而別之漢高帝與功臣剖符丹書鐵契是也

六書名義

虙羲氏觀圖畫卦而文字生蒼頡仰觀俯察而六書具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象形象形者文也字之母也畫成其物隨體詰詘象其形而為其跡如日滿月虧是也二曰會意會意者比

類合誼會合人意以見指撝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
合其體而兼乎義者是也。三曰轉注。轉注者、首文相
類同意相受而其下左右轉相注。如考老是也。四曰
指事。指事者、形不可盡。則屬諸事。如人在一上為上。
人在一下為下。直著其事指而可識。察而可見者是
也。五曰叚借。叚借者、本無其事。或假形事意聲之義。
或假形事意聲之體。依聲托事。謂非其字而借用之。
一字兩用。如令長是也。一字而有數聲數音數義之
用。如䠶射是也。六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

所先主母以定形。附他字為子。以調合其聲音。如江河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是也。總之形事字之原。意聲字之流。轉注叚借。又補原流之不足。而以形事意聲為變化者也。書之六義。大畧如斯。又漢藝文志。書有六體。古文體。孔氏壁中書也。奇字體。即古文而異者。傳書即秦篆書體。佐書即隸書體。繆篆體。所以摹印也。鳥書體。所以書幡信也。許氏說文。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各別也。

古文科斗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四目。通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漢魯恭王壞孔壁。得尚書論語孝經。河内女子壞老君屋。得秦誓顧命。皆蝌蚪大字。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蝌蚪即古文别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大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為大篆。或同或異。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

窮郢鄷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漢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籀文史籀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疑即大篆而小變之。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畧云、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即郢鄷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周宣王石鼓文。是其遺法。陳蒼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小篆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隷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之。謂之玉筋。斯雖艸創。遂造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八分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始作之。始皇時。官務繁。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甚

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惟蔡伯喈乃造其極。次仲即八分之祖。其名八分者。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任玠亦云、八分酌乎篆隸之間。則八分之與隸。所異如此。或以為字方八分而名。陋矣。歐文忠公集古錄。以分書為隸。而今人皆以八分為隸。誤矣。要之八分乃漢魏之際。損隸並篆而作之。楷書乃漢魏之際。省隸而作者也。

隸書

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為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元岑即隸書之祖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帝時。皇門令史游所作也。漢俗簡墨。漸

以行之。此乃存字之模槼。損隸之規矩。縱横奔逸。迅速急就。因艸創之義。謂之草書。取急就章之義。又曰章草。接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伯英芝變為今草。則如水流逸。振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以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鈎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艸為章艸者。因伯英艸而謂也。亦猶篆乃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也。隸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為艸。惟知音者。乃能辨也。章草即隸書之捷。張草

又章草之捷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度始變藁法。解散隸體粗書之。按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與崔寔皆工草書。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張伯英自云崔杜不足。謂度與寔也。

草書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芝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

學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於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伯英雖始創造。遂至其極。實約文該。思應旨宣。言列禦施鞭。飛靡縱轡也。伯英即草書之祖也。韋仲將謂之草聖。

行書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艸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二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

詞。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後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飛白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靈帝嘉平時。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甚悅之。歸而飛白字之書。即今俗稱枯筆是也。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

公設鈔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
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
之極字字逸趣不得過此二途厥後羲之獻之並造
其極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
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為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
文為之雅合帝意其後歐陽詢得焉王隱王愔並云
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文字宜輕微
不滿名為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然
按嘉平年事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

楷書

楷書若未見於三代。建初中，變篆隸書而作也。言有模楷，故謂楷書。以其畫平豎直，不少欹衺，故又謂之正書。不涉行草疎略，故又號真書。始於三國鍾元常。繇師曹喜。成於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點畫之閒，多有異趣。秦漢以來，惟此數人而已。庾肩吾曰、隸書即今正書。正字通亦云，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今楷字也。則以楷隸為一。鈞甚疑之。及觀蔡伯喈三體石經隸書，并今所存漢碑，皆與真字不同。則知漢自有

隸書後漸變而為今正書耳。

書畫攷

學書之法

學書猶之學射。禮謂射者。仁之道也。射求諸正己。又曰和容。又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學書者亦當如是。先自和其神氣。正其形容。然後求之執筆。執筆之法。以撥鐙懸腕為上。平覆就几次之。蓋懸腕則豎而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然懸腕難於作楷。所以唐代名公。以左手枕之。

謂之枕腕。蓋就几則指不寬展。强作懸腕。又勢多散漫。故作枕腕。以爲懸腕之漸耳。今人所用名臂閣者。即是枕腕法。極妙。一可免左手之勞、二可俾身不偏右。三可閑左手以應不時之需也。

擫鐙解

擫者、筆管着中指名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執筆既直。則虎口間空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擫動。擫鐙之法、唐李後主得之陸希聲。希聲言晉二王。皆用此法。書絕遒勁。

凡五字。曰擫、壓、鉤、揭、抵、拒、後主更益二字。曰導、送、共為七字法。此自衛夫人并鍾王傳授於歐顏褚陸流於今日。不磨之玅法也。

七字法解

擫者、說文云一指按也。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也。

壓者。捺食指着中節旁也。此上二指。主力捺手按。

鉤者、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向下也。

揭者、高舉也。揭名指著爪肉之際。揭筆令向上也。

抵者，擫也。名指揭筆，中指抵住也。拒者，禦也。中指鉤筆，名指拒定也。此上二指主轉運。

導者，引也。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遣也。小指遣名指過左。此上一指主往來。

掌虛指實

大凡學書，先講執筆。其法雙鉤雙挑，平腕覆掌，實指虛拳是也。雙包者，食指中指抱管。雙挑者，名指小指抵管。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訣曰：指欲實，掌欲虛，管欲直，心欲圓。指實則筋力均平，掌虛則運用便易。

管直心圓則運用無勿正矣更㕘撥鐙之法妙無出
其右焉

去毫分寸

握管用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去毫端一寸
行書二寸草書三寸腕俱不可著案此逸少之妙法
掣三分而一分著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著紙
勢則不足

筆妙七條

晉衛夫人删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併作其形

谷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秉鈞亦有意焉因述於左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如利劍斷犀象角

丨 如萬歲枯藤

𠃌 如勁弩筋節

㇏ 如崩浪奔雲

㇏ 如勁松倒折落掛石崖

右七條歐陽信本又增㇏一條云一波常三過筆共為八法乃學書者之最妙語再能結構圓備如篆法

飄颻灑落如章艸。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確又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書道畢矣。

學書三要

學書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此乃三法苟守一途。即為未得夫用筆豈止於偏傍向背。其要在蹲駁起伏。識勢豈止於散水烈火其要在權變改製。裹束豈止於虛實展促。其要歸於互出。曉此三者。始可言書。

永字八法

側
勒
啄
策
努
掠
磔
趯

永字八法解

側。即點也。楷書散筆云。頂點芝麻樣。尖斜帶光芒。又云。左點宜右顧。似送還迎望。右點須左盼。疑去復來藏。姜立綱云。點如瓜子。中含萬象之光。此不言點而言側者。謂側下其筆也。作點本向左。確以中指斜頓筆鋒顧右。則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而稜利矣。

勒。即畫也。散筆云。頂畫宜健利。一劍當頭橫。復畫雖平坦。鋒藏始有情。立綱云。畫如橫劍。傍開太極陰陽。此不言畫而言勒者。筆鋒似及於紙。須微進峻趯。承

其虛畫中高兩頭下。取其勁澁如勒馬之用韁也。法用中指鈎筆澁進覆畫。以中指頡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則成功矣。

努、即直也。不言直而言努者。謂頭向右。發筆微努。稍駐而趯筆下行。不可直筆。中間自然凸胸而出。直則衆勢失而無力矣。凡豎畫雖極短。亦不可直。如申字中豎。則努而懸鍼。事字中豎。則努而隨趯出。卿則努而鄉。背則努而背也。太宗云。爲豎必努。非另有一筆。

趯、與挑一也。豎趯曰趯。橫趯曰挑。挑語之小異耳。趯是

努筆之殺筆收鋒。法貴於澁。所謂欲挑還置。豎筆潛勁。借勢而轉筆出鋒。提趯抱身貴短。如足趯物。則神蹤不墜矣。

策。圓鋒左出。勢盡仰收。如鞭之策馬。力在著物處。一名折翼。畫須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故曰策。筆訣云。始築鋒而仰策。徐轉筆以成形是也。

掠。一名分發。點首筆尾。如篦之掠髮。借於策勢。以輕駐筆。右揭其腕。鋒迅下左出而不墜。則自然佳矣。若少遲留。則傷於緩滯。

啄、即撇也。不言撇而言啄者。謂勢如禽之啄物。按筆蹲鋒潛壓、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左。以輕勁為勝。不可緩滯

磔、裂也。書法右下為磔。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暗收存勢。勢足而磔之。此乃從上啄取勢。如裂帛然。唐太宗云磔不徐不疾。去欲復駐而後放也。出鋒藏鋒。由人心好。

右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法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所用。皆此八體。該於萬字。書法深微。不可遽

明。先達乎此。以為始基。

作書四知

凡作書。一要知硯。秀潤玉質。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血肉得所。

一要知墨。輕堅黝黑。續綵奮發。入硯無聲。夫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若僅筆尖受水一點即枯。故水墨必須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磨墨之法。用新汲水臨時用之。重按輕推。不用硯池之水。令墨滯筆澀。

一要知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淺。淺則筆枯。揮寫不能遂意。深浸則毫弱無力。字一寸者。蹲七釐。提五釐。捺九釐。畫一分。以是為率。要清勁遇減三釐。初學須提活蹲輕。則肉圓。老成須提緊蹲重。則肉遒。

一要知紙。須堅薄白滑。純細光澤者。若麤厚鬆灰者。不惟損筆。亦能壞字。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泥印沙。既不圓暢。神格亦亡。紙之強弱有分數。筆力臨時斟酌用之。書石同紙剛例。

真行草用筆不同

真書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撆捺者、事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無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趯者、字之步履。或長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輕出而稍斜。或隨勢而峻發。各隨字之用處。

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稍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有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自上而下。如長針之垂。筆欲極正。端若引繩。若如露之欲垂而復縮。謂之垂露。須看首尾相等。但鋒尖耳。不可如鼠尾也。古人祇有垂露。懸針始於蘭亭年字。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又須神而明之。

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

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誤失。亦可揮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行草各有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故行書而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兼真者謂之真行。兼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真。開張於行。流便於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臨字制宜。從意適便。風行雨散。潤色開花。數體之中。最

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艸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儁。皆古今之獨絕也已。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如化度寺、九成宮、廟堂碑三書之法。平正恬淡。分間布白。行筆停勻。學此者橫畫必兩頭均平。不敢左低右昂。又於十字處。如中半千等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最要正直平均。不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illegible][illegible]遵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勻。使不俗氣。人知蘭亭韻致。取其映帶。

以為態度不知態度乃書法之餘骨格是書法之祖未有骨格先尚態度則是舍本逐末故學晉不從唐人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欹側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矣

草書之體如人之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躃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字得字深字慰字羲之字最多至數十字形無有同者而意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艸

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艸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自唐以來。多是獨艸。不過兩字連屬。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猶今人之作真。何嘗茍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試考其字。於點畫處皆重。非點畫

之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宋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則以耀其精神無鋒則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鐶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

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乚。以發代趯。趯以捺代之。惟丿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骨肉肥瘦

字有骨。為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提者。竦大指下節骨下端。挺尾駐飛也。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動。縱者。和大指下節骨下曰蹻首駐捺叚過也。

字之肉。筆毫是也。墨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水太

潰則肉散太燥則肉枯跡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即肥提飛即瘦肥者毫端分數足瘦者毫端分數省也字不可肥肥則質濁須要有骨字不可瘦瘦則形枯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多偏得其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

學書次第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艸未能正書而遽學行艸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故真生行行生艸

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按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東坡之語。信然。

古來書法傳授源流

蔡邕得書法於嵩山神人。以授崔寔及女文姬。名琰張芝之徒。咸受業焉。魏初。韋誕得之。秘而不傳。鍾繇令人掘韋誕墓。得蔡氏法。將死。授其子會。宋翼。繇之甥也。學書於繇。繇弗告也。晉太康中。有人破鍾公塚。翼

始得之。魏晉間衛氏三世能書。衛覬與其子瓘。及見胡昭韋誕鍾繇。瓘及其子恒。俱學於張芝。恒從妹衛夫人。親受業於蔡琰。衛與王世為中表。故羲之父曠。得之以授羲之。羲之授其子獻之。及王濛之子脩。故諸王世傳家法。獻之傳其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晉宋而下。能者頗多。其流皆出於二王也。隋釋智永。羲之九世孫也。頗能傳其學。又親授法於蕭子雲。虞世南親見永師。故其法復傳於唐焉。歐陽詢得於世南。褚遂良親師歐陽。或云虞褚同師隋人

史稜歐陽信本傳陸東之。東之及見永師。又世南之甥也。陸傳子彥遠。彥遠傳甥張旭。旭又得褚遂良餘論。以授顏真卿。李陽冰。徐浩。韓滉。鄔彤。魏仲犀。韋玩。崔邈等二十二人。釋懷素聞於鄔彤。柳公權亦得之。其流實出於永師也。徐浩傳子璹。及皇甫閱。崔邈傳褚長文。韓方明受法於璹及邈。皇甫閱傳柳宗元。劉禹錫。楊歸厚。歸厚傳姪縡。縡傳權審。張蕤。翟弘裕。弘裕禹錫外孫也。弘裕傳盧潛。潛傳穎。穎傳崔紓。柳宗元傳房直溫。有劉塤者。亦得一鱗半甲者也。

畫說

粤攷蒼頡作書。史皇制畫。伏羲畫卦。取則河圖。有虞作繪。象施章采。其畫之著諸經史舊矣。中古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爾雅。或像論語春秋。皆附經而行。漢魏晉梁之世。講學有圖。問禮有圖。烈女仁智有圖。圖史並傳。翼倫常而助名教。豈細事乎。嗣後人心各異。好尚不同。或游情於山林水石之清幽。或怡神於獸鳥蟲魚之戾躍。或溺志於花卉士女之艷麗。或壯懷於鬭爭車馬之奔馳。譬之字學之籀篆隸分。一變

而再變也。

書畫名異理同

蒼頡仰觀俯察。倣象而作古文。周禮六書。則曰象形而會意。是乃書即畫也。況鳥書蟲書之類。寧非畫之流歟。爾雅云。畫。形也。又云。掛也。以五色掛物象也。伏羲畫卦。而文周繫之以辭。是乃畫即書也。卦象圖理。鼎鐘圖怪。雲臺麟閣。表忠勳而圖容儀。其附經並史而傳者。書畫未嘗偏廢也。昔人稱詩文中有畫。畫亦曰無聲詩。書之與畫。名雖不同。而理實同哉。

畫人像

凡畫人像最爲難工。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帝王當崇上聖天日之表。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釋門則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範。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均作醜䰰馳趡之狀。士女宜富秀色婑媠之態。田家自有醇甿樸野之真。畫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斜卷

摺縐舉之勢。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之吳道玄鄭虔周昉。五代趙才王商。宋李公麟。彼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若夫寫照。不貴乎形容之似。而全貴乎寫心之精微爾。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矣。所畫阿堵者孟子云莫良於眸子。不能掩其惡。君子小人。貌或類。而於心則不同。傳神與相一理。必得其人之天。爲是。今乃使人具衣冠坐。視一物。彼方

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然人意思。必有時露得其意思所在而畫之。則不至寫小人爲君子。而兼寫其神氣性情矣。

畫龍魚

易著乾龍。以言變化。詩歌魚藻。以比致賢。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爲上停。膊至腰爲中停。腰至尾爲下停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也。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筆畫壯快直

自內中生出爲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
難爲功。故畫家云。開口猶兒合口龍。言其兩難也。吳
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寫以獻孫皓。世以爲神。其
放逸處未必古人所能到。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筆
墨遒爽。善爲蜿蜒之狀。任待詔從一之作。稍加怪怒。
宋董羽亦以龍水得名於時。至於魚。乃目所經見。宜
工者多。而畫者多作庖中几上之物。乏乘風破浪之
勢。惟五代袁羲專以魚蟹馳譽。宋之劉寀亦以此知
名。若徐白徐皋。雖亦以畫魚得名。然無涵泳噞喁之

態。宜不得傳之於譜也。

畫獸

凡畫走獸自晉唐宋迄五代代代有名人。馬則晉有史道碩唐有曹霸韓幹。牛則唐有戴嵩戴嶧。五代有厲歸真宋有朱義。犬則唐有趙博文。五代有張及之。宋有令松羊則五代有羅塞翁。虎則唐有李漸。宋有趙邈齪。猫則五代有李藹之。宋有王凝何尊師。若包鼎之虎裴文睍之牛非無時名也。然氣俗而野矣。總之畫虎豹鹿獐等。非馴習之物。須得原野荒寒跳梁

奔逸不就羈靮之狀。以寄筆間豪邁而已。若畫犬羊猫狸。此近人之物。最爲難工。花間竹外。舞裀綉幄。須得其不爲搖尾乞憐之態。斯爲作手。又畫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內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稟動止之性。如作羣獸。須避雷同。

畫翎毛花卉

凡畫花鳥。自唐迄宋。亦代有名人。如薛鶴郭鷄邊鸞黃筌徐熙趙昌崔白。俱是花鳥名家。若牛戩李懷袞之徒。亦以花鳥爲時所知。及閱戩作百鳥圖。其飛鳴

宿啄。曲盡其態。工巧有餘。而殊乏高韻。懷袞設色輕薄。獨以采婉鮮華爲有得。若論氣骨。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於譜也。總之畫翎毛。必須識諸禽形體名件。自嘴啄、口臉、眼緣、叢林、腦毛、披簑毛。翅有梢翅、有蛤翅。翅邦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及六梢。又有料風掠艸。散尾壓碑尾、肚毛、腿袴、尾錐。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三節擦爪四節托爪一節宣黃八甲。鷙鳥眼上。謂之看棚。背毛之間謂之合溜。山鵲鷄類。各有歲時蒼嫩皮毛眼爪之異。家鵝鴨即有子肚。野飛水禽。自然輕梢。如

此之類。或鳴集而羽翮緊戢。或寒棲而毛葉鬆泡。俱有名體處所。必須融會。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賀廈。知歲司晨。啼春噪晚。種種不同。所以繪事之妙。多寓意於此。至若花果艸木。自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笋條老嫩。苞萼先後之異。花之牡丹芍藥。禽之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鴈鷺鷗鷺。必見之幽閑。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疎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皆可奪造化而移精神。悅衆目而協

和氣者也。若夫蔬果寫生。郊外之蔬。易工於水濱。水濱之蔬。又易工於園畦。墜地之果。易工於折枝。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也。若夫艸蟲雖微物。而畫此以名傳者。陳有顧野王。五代有唐垓。宋有郭元方。釋居寧之流。倘謂繪畫只求形似。捨丹青朱黃鉛粉則失之。豈知畫貴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黃鉛粉之工。故有以淡墨揮掃。整整邪邪。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者。往往不出於畫史。而多得之於詞人墨客之所作。是以墨竹與夫小景。五代李頗。宋宗室顏士人文同

皆不以着色而專求形似者。其胸中所得翰墨之高。至今令人心儀者也。

畫山水樹石宮殿宇舍

畫山水必經營下筆。必合天地。如一尺半幅之素。上留天位。下留地位。中間方立意定景。山。先立定大山。謂之主峯。以其一境主之於此也。主峯已定。方以次而作。近者遠者。高者下者。小者大者。盎睟向背。顛頂朝揖。渾然相應。如君臣上下之拱揖。則山之美意足矣。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仰。欲軒豁。欲箕踞。欲

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拱揖
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
若臨觀。欲上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山欲高盡
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山無雲則不秀。無
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
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
高遠。高遠之色清明。高遠之勢突兀。自山前而窺山
後。謂之深遠。深遠之色重晦。深遠之勢重疊。自近山
而望遠山。謂之平遠。平遠之色有明有晦。平遠之意

冲融而飄飄緲緲。其人物高遠者明瞭。明瞭者不短。深遠者細碎。細碎者不長。平遠者冲澹。冲澹者不大。山高者。血脉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崗勢。培攡相勾連。映帶不絕。故如是高山。不孤不仆。山下者。血脉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龎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深淺。故如是淺山。不薄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仆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畫山之體裁也。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

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水活物也。畫水有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有一派之波有三摺之浪布之字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浩浩無窮。有四溪濺撲松石濺撲雲嶺飛泉。雲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達水鳴榔。雲溪釣艇。水狀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廻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艸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法也。若水不潺湲。則謂之死

矣。

樹 要四面俱有幹有枝。蓋取其圓潤。樹要有身分。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生發。大槧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相間。繁處間疎處。須要適中。有葉者枝軟。面後皆有仰枝。畫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奇怪作怒龍驚虺之勢。高聳有凌雲翳日之姿。凡大松大石。必畫於崖岸豐隆大坂之上。方稱蟠根老壯。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石山戴土者。林木肥茂。土山戴石者。林

木瘦聳。木在山者。是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樹。其在水者。是土薄之處。有數尺之蘗。古木平林。層巒羣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流。根蟠石岸。輪囷萬態。莫可名狀。畫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定。方作以次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宗老。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也。松有雙松三松四松五松青松春松長松。至一望松。皆祝壽用。昔郭思道其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巖前。在一大松下。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聯。轉

嶺下澗。幾千百松。一望不斷。爲文潞公壽意。取子孫聯綿公相之義。潞公大喜。

石之畫法。最要形象不惡。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爲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或在上。或在左右側。皆可爲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謂之礬頭山。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中有雲起。此乃建康山景。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皆麻皮皴。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着色要重。皴法要滲軟。下有平沙。用淡墨

埽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或噀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雪。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山坡中可置屋宇。故米元章論李光丞之畫。知其後代兒孫昌盛也。畫石之法。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但不可多用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

宮殿屋舍 凡畫古蹟。須考據子史。若未識漢宮吳殿。梁柱斗栱。叉手替木。熟柱駝峰。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花羅幔。暗制綽幕。猢猻頭。琥珀枋。龜頭虎座。飛簷撲水。膊風花發。垂魚惹艸。當鉤曲脊之類。憑何以畫

古宮殿必成杜撰矣。即畫一切屋宇，先折算無虧，筆墨勻壯，深遠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前後諸公，迄宋郭忠恕、王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栱逐鋪作爲之，向背分明，不失繩墨，猶字中之有九成宮、麻姑壇之精楷也。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劃，分成斗栱，筆迹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至於今之洋畫，惟仗界劃，無遠大之景，全失宋元人之法律也。

畫必布置以成美

山以水爲血脉，以艸木爲毛髮，以烟雲爲精彩，故山

得水而活。得艸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爲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畫山水布置之相資也。

畫山須知五嶽暨東南西北之殊

五嶽。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秀峯。飛泉。恒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至若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之名山巨鎮。寶藏所出。仙聖所隱。奇崛神秀。非心乎好。精於勤。足歷其地。飽遊飫看。羅列胸中者。焉能相像而

似乎。若夫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峰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擁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邱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

不峭拔也。如嵩山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出地上也。近世畫家。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每觀壯浪之作而誹之。居咸秦者。寫關隴之雄壯。每觀聳秀之作而刺之。學范寬者。乏營邱之俊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所經之未廣。日見之未多也。

畫須知四時之氣象及雨晴曉晚之不同

春山融怡澹冶而如笑。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蓊鬱蒼翠而如滴。人坦坦。秋山疎薄明淨而搖

落人蕭蕭。冬山黯淡昏霾而翳塞人寂寂。更春有早春殘雪。早春雨霽春雲出谷春雲欲雨春山明麗。春灑滿溪烟靄寒雲。斜風細雨之類。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風雨夏山林館夏山早行夏雨濺瀑夏雲奇峰飄風驟雨雨罷雲歸之類秋有疎林秋晚平遠秋霽冬有寒雲霰雪艤舟沽酒雪後山家。雪中漁舍。曉有曉景。如烟嵐曉色之類。晚有晚景。如僧歸溪寺之類。種種畫意各各不同難以枚舉惟在腹飽經史諸子中故事及名人詩句。先有卽發於胸。則意之所至隨手

揮灑。自成妙景也。

畫之墨法

凡作畫。全在用墨有法。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以用之。凡作畫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深淺遠近。則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者。欲特然取其界限也。若不用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能瞭然矣。瞭然。然後用清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

常如霧露中出也。若作屏障數扇大幅。先以柳條炭
揺寫大勢。仔細審視。尚有未佳。拂去改整。斟酌盡善。
然後用淡墨水輕輕落墨。以次揮寫。庶免瑕疵。

畫之用筆八法七色

凡作畫。筆用尖者。圓者。麤者。細者。如鍼者。各有所宜。
其法又有八。一曰幹淡。用淡墨重疊旋旋周旋而取
之也。一曰皴擦。以鋭筆横臥。惹惹亂而取之也。一曰
渲。以墨水再三而淋之也。一曰刷。以水墨滚同而澤
之也。一曰捽。以筆頭直往而指之也。一曰擢。以筆頭

特下而指之也。一曰點。以筆端而注之也。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衣葉。一曰畫。以筆引而去之也。畫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就烟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得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此謂畫家七色也。

畫有八格六法三品

畫有八格者。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六法者。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寫形。四隨類傅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天質。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也。三品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傅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

妙品。得之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三品之外。無足論矣。

畫須明六要審六長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六長者。麄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畫有三病十二忌

畫有三病十二忌。三病者，一病板，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二病刻，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三病結，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大抵氣韵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姸。其或格凡毫懦，初觀縱似可取，久之還復，則意息矣。十二忌者，一忌布置迫塞，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脉，四忌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夷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石止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傴僂，十忌樓閣錯雜，十

一忌淌淡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畫訣選鈔

洪谷子荊浩賦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顊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山則尖峭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崕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

上山者拔極目而平者坡若能辨別此類則麁知山水之彷彿矣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連近山遠水連近水山腰回抱奇觀可安斷岸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村水潤處征帆林密處店舍臨岸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若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栢皮纏身生於土者脩長而淨直長於石者拳曲

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踈林。鴈橫烟塞。蘆梟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葢。漁父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垂下。雨霽則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

月帆邦江渭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古塚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可重複樹頭弗得整齊山借樹以爲衣樹借山以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商意於此者須心會於玄微荊公河南人博雅好古嘗曰吳道玄山水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吾當兼長關仝師事之

唐宗室李成熙諱成云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

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碎皴繁累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勢、使、相偎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拘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涸。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於山腳。雪天不用雲烟。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開。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烟鎖其

景。長嶺雲臂其腳，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脈。怪石巉巖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凹。石須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枝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溪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上，必要高低，則地淺煙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巖，切忌頭齊，羣峰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遠烟遠嶺，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

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攧撲。布兩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烟霞濛騰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礧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脉以重分輕。臺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芽安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層。根腳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

三轉。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端徹底。翻濤巨浪。潑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疎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籠依巖腳。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灩。夏津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泚。新寒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芽。景物兼覽。秀媚分清分濁。𢈔殘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巘層

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成業儒善文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寓興於此

師關仝

王摩詰云夫畫道之中水墨爲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緜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趨奔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庄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

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烟籠深巖雲鎖酒旂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宜低排近樹惟宜拔迸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阜半露簷廒艸舍廬亭畧呈檣檣山分八面石有

三方。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畫乃志道之士所宜學

嘗思夫子教人爲學之全功。自志道據德依仁。而卒以遊藝。朱子註云。皆至理所寓。而日用所不可闕。朝夕游焉。以博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可知畫雖小藝。而亦志道之士所當不遺者也。然名公不世出。筆墨無兼長。晉之顧愷之。宋之陸探微。梁之張僧繇。唐之閻立本閻立德輩。皆一時出乎其類者矣。若吳道子。於唐遂稱獨步。爲萬世法。號曰畫

聖而數子者。其妙亦僅於佛道人物造其極而已。至於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而馬推韓幹曹霸。牛推戴嵩韓滉。後之學者。莫能到焉。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黄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工山水如二李、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王維右丞。王熊王宰。之輩復起。善花鳥。如陳庶邊鸞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五代曹元仲。亦駸駸度越前輩。宋則繪事之工凌轢晉宋。賦人物如道士李得柔。畫神仙得之於氣骨。設色之妙。一時名重。至孫知微輩。風斯下矣。若趙

商高文進輩於道釋亦籍籍有名者。然商學朱銳。如姚作大人舉止差澁終不似眞文進蜀人。世俗多以蜀畫爲名家亦虛得名耳

畫山水名家總評

畫山水者雖衆總不出營邱李成長安關仝、華元、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仝雖師荊浩、而晚年擅出藍之譽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荊浩之倫。豈能方駕。後雖有專意學力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眞之輩。難繼後塵。夫氣象蕭疏。

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邱之製也。烟林平遠之妙。始自營邱。畫松葉謂之攢針。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關畫木葉。間用墨搵。時出枯枝。筆跡勁利。學者難到。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范畫林木。或側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柏耳。畫屋既質。以墨籠染。後輩目為鐵屋。復有王士元、王端、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宗成、邱訥之流。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藏畫者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畫苑題名

吳道子、水月觀音。人月搖動。所謂神生畫外者也。閻立本、六國圖。模寫形容。種種入化。李思訓、驪山阿房宮圖。宛若歌舞有聲。曹明仲、惟以山水見長而已。周昉之人物。妙在意外。真千古絕技也。邊鸞花草昆蟲。逼似天然。戴嵩雨中歸牧圖。天趣飛動。故唐人之畫。爲萬世法。其餘邱文播、楊寧、韋道豐、僧貫休、閻立德、吳道玄、韓求、李祝、朱瑤輩。此爲神物神手。摸擬逼眞。其山水。如李思訓、子昭道、盧鴻、王維、荆浩、胡翼、張僧

繇關仝筆筆力遒勁。立意高遠。其花鳥。如鍾隱、郭權輝、施璘、林霄、李逖、黃筌、子居寀、輩。設色類生。展布有法。如韓幹之馬、張符之牛。僧傳古之龍。韓太尉之虎。袁義之魚。皆一時絕技。若宋之孫知微、僧月蓬、周文矩、李遵、梁楷、馬和之、僧梵隆、蘇漢臣、顏次平、徐世榮、戴師顏、李早、李伯時、顏宏中、皆工於人物。而得其丰神精爽者也。如郭忠恕、許道寧、朱友仁、趙千里、郭熙、李唐、高克明、孫可元、劉松年、李嵩、馬遠、馬逵、夏珪、婁觀、胡瓘、朱懷瑾、范寬、董源、王晉卿、陳珏、朱銳、王廷筠、

李成、張舜民、此皆工於山水、得其泉石高風者也。如楊補之、卞野堂、李廸、李安中、吳炳、毛松、毛益、李永年、崔白、馬永忠、單邦顯、陳可久、僧希白、劉興祖、徐世昌、徐榮、趙昌、趙大年、王凝、馬麟、此皆工於花鳥、得其天機活潑者也。若宋高宗之山水竹石。文湖州、蘇長公、毛信卿、吳心玉之竹石。張浮化之烟村。此皆全乎天籟者也。至元之黃子久、豈非夏李源流。而王叔明、亦用董范家法。錢舜舉、黃荃之變色。盛子昭、乃劉松年之遺派。趙松雪則天分高朗。心胸不凡。迥絶一代。如

倪瓚趙仲穆之士氣陳仲仁、曹知白、王若水、高克恭、顧正之、柯九思、錢逸、吳仲圭、李息齋、僧雪窻、王元章、蕭月潭、高士安、張叔厚、丁野夫之雅致而精工如王振朋、陳仲美、顏秋月、沈秋澗、劉耀卿、孫君澤、胡廷輝、臧祥卿、邊魯生、張可觀而閑逸如張子政、蘇大年、顧定之、姚雪心、苐皆元朝之名家足以擅名當代則可謂之能過於宋則不可也。至於明之名家可宋可元者亦不乏人高品如文衡山、沈石田、陳白陽、唐伯虎、文文水、王仲山、錢叔寶、文伯仁、顧亭林、孫雪居、董玄

宰、沈青門、李流芳、丰神俊逸。落筆脫塵。如戴文進工山水人物神像。雅得宋人三昧。如商喜、李在、周東村仇十洲、山水人物之妙。上軼宋人劉范諸輩。又如邊景昭、呂廷振、林以善、張秋江、沈士容、王牧之、陳憲章俞江村、周少谷輩。花鳥竹石。亦得宋之徐黃家法。他如謝廷循、上官伯達、金文鼎、金汝清、姚公綬、王孟端夏仲昭、王舜耕、陳大章、許尚文、吳偉、蘇致中、葉原靖、謝時臣、朱子朗、宋鹿門、夏葵、夏芷、石銳、倪端諸輩。皆一代妙品。士夫畫家。各得其趣。若鄭顛仙、張復陽、鍾

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皆畫家邪學。俱無足取。國朝山水。如王翬、王原祈、王敬銘、張鵬翀、陸遵書、花鳥如蔣廷錫、鄒一桂、山水花鳥蕙傻之俞榕、皆邀御鑒品題。爲宇內重。高隱如王昱、曹培琇、周顥、輩之山水、余壽伯、柏恒德、女史馬江香之花卉。皆俊雅而兼骨力。像生似活。名振於時。此外妙手頗多。指不勝屈。容廣搜以續紀焉。湖上笠翁李漁。得李長蘅標釋畫册。及王安節編次者。梓譜行世。亦可謂學畫山水之指南車矣。

文房肆攷卷五終